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分

家

賽

珍

珠

著

賽珍珠著

PDG

大地 賈珍珠著
兒子們 賈珍珠著
分家 賈珍珠著

發行人 宋登瑜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郵局1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7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10號

電話：7112024・7117871・7941961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新學社
PDG

1

王虎的兒子王源，這樣平生第一次走進了他祖父王龍的土屋。

王源從南邊回家跟他父親吵架的時候，他已是十九歲了，在一個冬天的晚上，雪花時時趁着北風打那格子窗。王虎獨個兒坐在他的客廳中，對着銅盆中燃燒着的炭沉思，他愛這麼樣子，他老是夢想他的兒子有一天回來，一個長成了的男子，準備統率他父親的軍隊，去打勝仗，王虎早經計劃過這些勝仗，可是爲了年齡的阻礙，他並沒有把握住的，就在那一個晚上，王虎的兒子王源出其不意的回家了。

他站在他父親跟前，王虎見他的兒子穿着他從沒見過的制服，這是套革命黨的制服，革命黨是所有如王虎般的軍閥的敵人。這個老頭兒充分了解了以後，他從幻夢中掙出來了，他瞪視着他的兒子，摸索他老掛在身邊的狹而鋒利的刀子，他準備像殺死任何個仇敵般把兒子殺了。可是這位虎兒平生第一次把從沒敢在他父親面前發作的怒氣發作出來了，他扯開藍色的外衣，赤裸着他光滑而年輕的胸脯，棕黃而潤滑，他以年輕人的嗓子高聲喊道：「我知道你想殺死我——這是你唯一的老法子！那麼，殺死我好了！」

他雖是這樣叫，可知道他父親絕不能殺死他，他見父親高舉的手臂，慢慢地下垂了，刀子輕柔地在空中落下，他鎮靜地凝視着他的父親，看見他的嘴唇在震顫着，差不多要哭出來了，老頭兒把手加

在唇上，摸着嘴巴藉以鎮住它。

正在這一忽兒，父親和兒子這樣面對面站着，這個年老而忠心的缺嘴進來了，拿着他主人睡前藉以解悶的溫酒，他在主僕都還年輕的時候就侍奉他了，他一眼也沒看這個青年。他只見他的老主人，當他看見那張震顫的臉，那種怒氣消散的疲軟的神色之時，他喊了一聲，奔上前去，迅速地斟着酒。於是王虎忘掉了他的兒子，擲下他的刀，伸着震顫的手接了酒杯，舉到唇邊一口口的喝着，這個忠心的僕人也把手中的酒盞一杯杯的添下去，王虎時時喃喃的說道：「再添——再添，」他忘掉了哭泣。

這個青年站着看他們，看着這兩個老頭兒，一個在受傷之後熱烈地孩子氣似的將溫酒作安慰，一個俯身斟酒，他的裂開的醜臉摺疊着他的溫柔，他們只是兩個老頭兒，這一忽兒他們心意中充滿着酒的想法和它的安慰。

這個青年覺得自己給遺忘了，他胸中猛撞沸熱的心變冷了，喉頭的梗塞突然融化成眼淚，可是他不要讓眼淚掉下來。他在陸軍學校裏學到的一點硬氣幫了他的忙。他彎腰撿起他剛才擲下的帶子，不說一句話，就此挺直了身軀跑開，走向他在幼年跟一位年輕教師念書的房間中，後來在陸軍學校中這位教師就是他的隊長。在黑暗中他在書桌旁也找到一張椅子坐下，讓身體鬆散一下，因為他的心境是這麼的沮喪。他現在感到自己用不到這樣強烈地畏懼他的父親。——也不必強烈地愛他，爲了這個老年人的緣故，他拋棄了他的同伴和他的主義。王源反覆想着他父親剛才的情景，也許現在他還坐在廳上喝酒呢。他用新的眼光看他的父親，幾乎難以相信這一個就是他的父親，王虎。王源一向害怕他的父親，可也愛他，雖然很不願意，並且內心一向起着秘密的反抗。他害怕王虎突然的憤怒，他的怒吼，和他迅即抽出的常在手頭的雪亮刀子。王源在孤寂的孩子時期往往在夜間醒過來，遍身冷汗，因為他

夢見觸怒了父親。論理他用不着這樣畏懼，王虎絕不能真正向兒子發怒的。可是這個孩子往往見他向別人發怒，或是類於發怒似的，因為這一只老虎是把發怒當統治部下的武器的。在黑夜裏這個孩子一記起他父親發怒時的一對圓睜的眼睛，倒豎的粗黑鬚，他便縮在被中戰慄了。人們流傳着一句趣話，一句半含懼意的趣話，說道：「最好不要將虎鬚。」

不管這一只老虎多麼愛發怒，偏却愛他的兒子，王源也是知道。他的知道，可也害怕，因為極撫愛也像在發怒，它是這麼的熱烈和魯莽，在這個孩子的身上壓得太重了。王虎的帳下沒有婦女冷靜他心中的熱情。別個軍閥在退休時以婦人娛老，可是王虎一個也沒有。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他也不去相見，這一位醫生的獨生女繼承她父親給她的銀錢，已有好幾年帶着她的女兒住在一個海濱的都市中了。她和王虎單生這一個孩子，現時正在外國學堂中念書。因此在王源，他的父親就是愛和懼的一切，這種愛和懼的混合是一只隱秘的手，將他抓住了。由於他對父親的畏懼和對父親的唯一的集中的知覺，他受了監禁，他的心智和精神也加了桎梏。

在某一個頂困難的時候，他的父親就這樣地將他緊緊縛住，雖然王虎並沒知道。這時在南方的陸軍學校中，他的同伴都站在隊長的面前爲這新鮮的偉大主義宣誓他們要奪取本國政府的地位，打倒踞坐在上面的無能之輩，爲軍閥和外國敵人所壓迫的民衆作戰，重新建設偉大的國家。在這時候，青年們一個接一個以生命爲誓，王源却溜開了，給這種愛懼交併的心情抓住，他就是衆口所反對的軍閥啊。他的心是贊同他的同志的。許多對於這些受苦民衆的深刻的回憶潛藏在他的意識中。他記起當他們眼見自己的豐盛稻桿給父親部下的馬踐踏時的神色。他還記得王虎向某幾個村莊爲部下徵收金物銀錢時一位鄉下老臉上無告的憎恨，可仍是很恭敬的。他還記起水潦和飢饉，有一次他跟着父親在一條堤上騎馬，四邊盡是水，堤上滿擠着瘦削而饑餓的男子和女子，這些兵士一定多毫不慈悲地趕開他們，

免得侵犯這一只老虎和他的寶貝兒子。是的，王源記起了這些，和許多別的事情，他記得一見之後怎樣地畏縮，自恨是軍閥的兒子。他站在同志之間，就自己憎恨着自己，當他爲了父親的緣故而秘密放棄他願意爲它服務的主義的時候也是如此。

獨個兒坐在兒時居室的黑暗中，王源記起爲了父親的犧牲，在這時間全都是浪費了。他願意不這樣辦，因爲他的父親不能了解，也不希罕。爲了這個老頭兒，王源脫離了自己的時代和他的同志，這一只老虎注意到麼？王源覺得自己誤解了一生，用錯了一生，他突然記起父親給他挨的每一個小創傷，他怎樣的在這個孩子看書不忍釋手的時候，強迫他出去看部下野戰，怎樣槍斃要求給養的人們。他繼續記憶着許多這樣可憎的事情。王源咬牙私語道，「他一生從沒愛過我！他認爲愛我，把我當作他所有的唯一寶貝，可是從沒一次問我眞的愛做什麼，就算他問了，要是我所說的不合他的志願他也不會答應我，因此我只好老是考慮着說他愛聽的話，而我一點也沒有自由了！」

於是王源想到他的同志，他們該怎樣輕藐他啊，他現在再也沒份去建設偉大的國家了，他反抗地自語，「我一直也不會願意進陸軍學校，可是他逼着我望那裏走，望着無何有之鄉走！」

這種痛苦和枯寂在王源心中滋生起來了，他梗住了咽喉，在黑暗中急促地霎眼睛，他好像個受創的孩子般暴怒地自言自語，「不管父親知道，留神，或是了解，我還是照樣轉變爲革命黨！我一定照樣跟隨我的隊長，因爲現在我沒有一個——一直也沒有——」

王源這樣地獨個兒坐着，覺得自己是頂孤獨的靈魂，十分的慘澹，再沒有人跑到他跟前來。度過了殘夜，連僕人也沒個跑來看他在做什麼。誰都知道王虎，他們的主人，跟他兒子發火，因爲兩個吵架的時候，格子窗邊儘是耳朵、眼睛呢，現在誰也不敢安慰這個兒子，把怒氣套在自己身上。這是王源第一次的被人家不理會，所以他覺得更冷寂了。

他這樣地坐着，不想設法點二枝蠟燭，也不想喊僕人。他把雙手伏在桌子上，頭架在上面，讓悲哀的波浪稱意地決盡。可是後來他終於睡着了，他是這麼的疲乏，又是這麼的年輕啊。

他醒來時天色已經微明了。他迅速地抬起頭來，四周看了一圈；才記起他曾和父親吵過架，他覺得自己心中的苦楚仍然存在。他站起來，站到院子的大門邊，向外看去。院子很沉靜，很空虛，在微明中顯出一種蒼白色。風兒靜止，夜間降下的雪花消融了。靠着門口一個更夫睡熟着，在牆角邊蜷縮着取暖，他用以恫嚇小竊的竹筒和梆子放在石階上。看見了這個人的睡臉，王源不快地想到懶惰是多麼的討厭，下巴鬆弛地落了下來，露出一口殘缺的牙齒，雖然這個人在心上是個很和善的夥伴，而且不多幾年以前，在他童時，替他上街買甜食、玩具等物的人。可是現在，照他看來，這個人似乎只是老了，醜惡了，也不關心他少主人的痛苦。是的，王源現在告訴自己，他整個的生命在這兒是空虛的了，他對於這兒突然橫馳着反抗的意識。這不是新的反抗。他現在覺得這是他們父子間久已存在的暗鬭之破裂，這種暗鬭他難以明白怎樣生出來的。

在王源童時，他的洋先生曾經用革命的談論教導他，訓練他，鼓勵他，叫他要改造國家，直到後來他童稚的心靈全給這個偉大、勇敢，而可愛的言詞燃燒起來了。可是他老覺得當他的先生放低了聲調，十分懇切地說到「有一天這個軍隊要屬於你的，你一定要用它；爲了國家的緣故，你一定要應用它，因爲我們一定不能讓軍閥存在，」他老是覺這一股火勁全消失了。

王虎一點也不知道這個僱用的人老在教他的兒子反抗他。這個孩子陰鬱地望着他年輕教師發亮的眼睛，聽着那懇切的聲調，腐心切膚，可是他說不出來，雖然在他心裏這些詞句很清楚地有了型式。「可是我的父親是個軍閥呀！」這個孩子在他孩童時期這樣地偷了流淚，誰也不知道他。這使他嚴肅，沉默，在童年便挾着沉重的心，因爲他雖是愛他父親，他却絕不能引以自傲的。

於是在這個蒼白的早晨，王源給歷年的內心鬭爭弄疲乏了。他有意逃開它，逃開他所知道的一切戰爭，逃出各種的主義。可是他往那裏去呀？他這樣地給人家守住，這樣地給他父親所愛的人看守在牆垣裏邊，可是他沒有朋友沒有地方好去。

這時他記起在戰爭和戰爭的談論之中他所曾看見的和平地點，在這裏他在孩童時間去過的。這就是他祖父王龍以前所住的老土屋。王龍起先喚作農夫，直到後來他慢慢地有了錢，造起了房子，從田邊搬過去，就被喚作王財主了。可是這間土屋還是在一個小村莊的邊上，三面都是靜靜的田野。王源記得靠近的高地上就是他祖先的坟墓，王龍的，以及其他族人。王源知道王地主和王商人住在離土屋不遠的都市裏，因為在他童時，他的父親曾帶他拜訪兩位兄長。

現在，王源自己說道，這間小而陳舊的土屋子該是和平的，他可以獨個兒住在那裏，因為自從王源所記得的那一個有着沉默嚴肅的臉孔的婦人當了尼姑以後，他的父親單叫兩個老佃戶住在那裏，此外就是空屋子了。他曾看見她跟兩個古怪的孩子在一起，一個灰白頭髮的傻子，她是死了，一個駝背，他大伯父的三兒子，當了和尚。他記得自己看見這位莊嚴婦人的時候，就想到她差不多已當尼姑了，因為她轉開她的臉，不願意見人，穿了灰布的又襟袍子；單差沒有剃光頭。可是她的臉很像一張尼姑的臉，蒼白得像月光一般，肌膚柔嫩，緊裹着她纖細的骨格，如果沒有走近去看見精緻的細如毛髮的臉上皺紋的話，看起來還很年輕哩。

可是他現在去了。屋子裏除了這兩個老佃戶以外是空虛的了，他可以到那裏去。

於是王源重又回進他的房間，急切要離開這兒，他已知道所去的地點了。可是第一他一定要脫下他憎恨的軍服，開了皮箱，找出幾件一向穿着的長袍子，揀了件羊皮袍子，一雙布鞋，白襯衣，快樂地忙忙穿戴起來，過後他默默地牽出了他的馬，偷穿過明亮的院子，經過一個枕槍而睡的衛兵，王源

出了院子，讓大門敞開着，跳上他的馬匹。

王源騎了一會之後，他跑過了大街，穿巷出街跑到了田間，他看見太陽在遙遠的山嶺後面頂着一陣紅光向上爬，突然間升了起來，在嚴冬清晨的寒冷空氣中紅得多華貴，多清楚。它是這麼的美麗，不知不覺的他的愁煩消失了，一會兒覺得自己饑餓起來了。他於是在一家路旁的小客店裏停了一會，客店門矮矮的安在土牆上，炊煙溫暖地迷惘地冒出來。他買了熱粥，一條鹹魚和芝麻麵餅，還泡了一壺茶。他吃完了東西，喝了茶，漱了口，把錢付給了打呵欠的店家——他這一刻梳了頭，臉比平時洗得更乾淨呢，然後重又上馬。現在高懸的太陽在纖小的上了霜的麥子上面和上了霜的茅屋上照耀呢。在這樣個早上，王源突然覺得所有的青年沒有一個——連他自己——真過着全無好處的生活。他一路走去，看着這片田地，他的心升了起來，他記得自己常說寧可住在有樹有田的地方，近處有水，可看可聽，他自己想道：「也許現在這是我可以這麼辦的時候了。我可以做我歡喜做的事，該是沒人管賬的了。」當他心中起了這個小小的新希望時，他的心智上纏繞着一些詞句，形成了詩詞，忘掉他的憂愁。

王源這幾年來覺得自己頗愛作詩，將雅緻的小詩寫在扇面上和他所居的無論那裏的白粉牆上。他的教師老是訕笑這些詩詞，因為王源所寫的都是輕性的東西，例如「葉落秋水上，」「池邊黃柳漾新綠，」「桃花紅透籠春霧，」「良田春種罷，景色更無倫。」他從不像軍閥的兒子般寫到戰爭，寫到光榮，當他的同志逼他寫一首革命歌的時候，它是太溫和了，跟他們的願望差遠，因為所說的不是勝利，却是死亡，王源因為大家不開心，自己發了習。他咕啞道，「這麼才有韻律呀，」他不願意再試了，因為他有一肚子的執拗，他的外表雖是沉靜，看起來好似很柔順，暗中可有定見，從此之後他做詩單讓自己看了。

現在是王源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獨個兒出遊，不讓人家注意，在他這是很可喜的，尤其因為他獨個兒穿過他愛看的田地。不知不覺地他的悲哀調和了。他的朝氣在心中昇起來了，覺得自己的身軀新鮮而強壯，鼻子呼吸着良好的空氣，很冷，很清新，不一會，他忘掉了一切，單記得心中昇起來的一首佳句。他並不匆促。他向着四周的荒山眺望，只見陡然巉峻地向着碧玉似的青天拔起，他讓他的詩句好似這一個景色般地清澄，好像澄澈的天空下荒山般地完善。

這一天甜蜜而孤獨的日子過去了，安慰着他，使他忘掉了愛，忘掉了畏懼，忘掉了同志和一切的戰爭。當夜晚到來時他住在一家鄉村的客店裏，那裏的店家是個孤寂的老頭兒，他那沉默的後妻也不十分年輕，所以並不覺得她和老頭兒的生活怎樣無味。這一夜單有王源一個客人，這一對兒伺候得他很好，這個婦人給他做香臘肉餡包子。王源吃完之後，喝好茶，上了替他鋪好了的床鋪，疲乏而舒適地睡下了，雖然在他睡前間或記起了他父親和這一次的吵鬧，可是他還能够把他忘掉。因為今天在日未下沉的時候，他的詩句如心稱意地明白湧出來了，完美的四句詩，字字如珠玉，他就快意地睡去了。

過了自由的三天，一天比一天好，天天都有整日的冬天的太陽，山谷間乾燥得像染了塵的鏡子。王源向着他祖先的村落上走去，悲哀已是減退，却懷了希望。那天早上他馳進了一條小街，看到了那些茅土屋，一共大概有二三十所，他熱切地向四周看着，街的周圍都是農夫以及他們的女人。他們的孩子站在他們的門口或是蹲在門檻上吃着他們的早飯，有的是麵餅有的是粥，王源看來他們都是良善的老百姓，都是他的朋友，他覺得跟他們很有熱情，他反覆聽見他的隊長高喊平民主義，平民就在這兒哪！可是他們却大為惶惑地向他看着，心中懷着可怕的驚奇，因為在實際上王源雖然憎恨戰爭和戰爭的方法，而在不知不覺中他的樣子還是像個兵士，不管他的心怎樣，王源的父親已造成了他魁梧奇偉的樣子，他像個大將般筆挺地坐在馬上，毫不鬆懈，不像農夫。

因此這些老百姓惶惑的看着王源，不知道他是誰。一個像他這樣子的陌生人往往要引起恐怖的，許多鄉下兒童手中抓了一点点的麵包跟在他後面看着他往那裏跑。當他跑到他認識的那座土屋跟前，他們站了個圈子鎮靜地望着他看，口中咬着麵餅，彼此擠來擠去，凝望的時候，就挖一下鼻子。當他們看厭了時，一個個的奔回去告訴他們的家長，說這個高大的黑青年在王家屋子跟前跳下高頭紅馬，把馬拴在柳樹上進了屋子，可是他進去時因為屋子的門太低，人太高，所以彎了腰，王源聽見他們尖銳的聲音在街上高喊這一番話，可是他全不管這些孩子們的談話。但是家長聽了孩子們的話懷疑得更甚了，再沒有人走近王家的土屋，免得遭受這個高大的黑青年的殃，他們全不認識他呀。

這樣王源像個陌生人般進了他祖先在田間所居的屋子，他走進中間站在那裏向四周觀望，這兩個老佃戶聽見他進來的聲音就從廚房裏進來，他們見了他時不知道他是誰，也很怕，他見他們這般懼怕，王源微笑說道：「你們不必怕，我是王將軍王虎的兒子，他是以前住過這兒的家祖王龍的兒子。」

他說這句話想安這老兩口子的心，讓他們知道他有權到這兒來，可是他們仍然不能安定，他們大為驚懼地面面相覷，他們業已塞進了口的麵餅乾掉了像石頭般結在咽喉中了。於是這位老婦人把手裏拿的硬麵餅放在桌子上，用手背抹抹嘴。老頭兒停了嘴巴走向前去僵僵着頭鞠躬，咽下乾麵餅顫聲說道：「少大人我們能够替你辦什麼事，你要我們辦什麼事呀？」

於是王源在凳上坐下，重又笑了一笑，搖搖他的頭隨意回答。因為他記起這一班人怎樣的贊美他，因此用不到恐嚇他們：「我一點也不要你們什麼，不過想在這兒我祖屋裏躲一會——也許就住在這兒——我除掉一向渴慕着田野，與水木清瑟的地方，什麼也不懂，田家生活也全然莫名其妙。可是現在我覺得必需躲一會，就藏在這兒了。」

他說了這番話，想重安他們的心，而他們却還是不放心。他們回過頭來面面相覷，一會兒老頭兒

也放下乾麵餅，懇切地說話，他的皺臉很焦急，不多幾根的白髮在頸邊顫動，「少爺，在這兒躲藏是頂壞的地方。你的家世，你的名聲，這兒四鄉很出名的——少爺，請你恕我是個粗人，不知道在你跟前該怎麼談話。——可是你的令尊是個軍閥，人家不很歡喜他，你的伯父也是如此的。」老頭兒停了一停，四周一看，向王源附耳說道：「少爺，本地的老百姓這樣恨你的大伯父，他和他的太太心中害怕，帶了孩子住到外國兵保護的海濱都市上去了，你二伯父到這兒來收租的時候，他從鎮上雇了一隊兵士同來！時世不好，田家飽受了戰爭賦斂之苦，都已毀了。少爺，我們已先付了十年後的賦稅。小將軍，這兒不是你藏身的好地方！」

老婦把一雙拆裂的手插在她千補萬補的藍布衣裏，也說道：「少爺，這兒真的不是你藏身的好地方。」

這樣的，老兩口子惶惑着，懇切盼望他不要站在這兒。

可是王源不相信他們。他自幸獲得了自由，所見的都很可喜，這樣晴朗的白晝使他十分愉快，不管怎樣他願意住在這兒，他快樂地微笑着，高興地喊道，「我仍然要住下來！你們不要麻煩。只要讓我吃你們所吃的東西，至少我要住一些時候的。」

他坐在這間簡單的房中，環看着靠在牆上的犁鋤，挂着的紅辣椒，一兩只醃雞和蔥挂在一起，樣樣他都覺得好玩、新鮮。

他突然饑餓起來，老兩口剛才吃的夾大蒜麵餅好似很可口，他說道，「我餓了。老婆婆，給我一點東西吃罷。」

這位老婦人於是喊道，「可是少爺，像你這樣個少爺我有什麼東西配你的口呀？我一定先得把四隻雞宰掉一隻——只有這樣粗劣的麵餅，還不是麵粉做的哩！」

「我愛吃——我愛吃，」王源誠懇地答道。「這兒無論什麼東西我都愛吃。」

這樣，雖然老婆子仍然疑惑，他終於拿給他一片新鮮的麵餅，捲着大蒜，可是她很過不去，後來又找了一塊秋天醃好、省下的魚，給他當菜，他全部吃了個光，這真是他的美食，他從沒吃過這樣的東西，因為他吃得很自由。

吃完之後，他突然倦起來了，剛才却全沒覺得的，他站起來問道：「床在那裏，我想睡一會兒。」

老頭兒答道：「這兒有一間我們平時不用的房，以前你的祖父曾經住在那裏，後來他的三姨太太住過，這位太太我們大家都愛，結果當了尼姑去。這間房裏有一張床，你可以在那裏睡上一會。」

他推開旁邊的一扇小門，王源看見一間小而黑的古舊房間，所有的窗只是個小方洞，上面糊着白紙，是一間靜寂的空房。他跑進裏邊，把門關上，在他受拘束的人生裏，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的孤眠，孤寂是於他有益的。

當他站在這間陰暗的、環着土牆的房中時，一會兒便有一種頂古怪的突然的感覺，好似仍然有若干強碩的老生命存在。他惶惑地四周看着。這是間他見所未見的頂頂簡單的房，一張挂着夏布帳子的床，一張白木桌子和椅子，門口和床前的地都給脚步走成了許多缺陷。這兒一個人也沒有，單有他，可是他覺得有一個精靈走近來，一個含着土氣的他所不知的精靈……過了一會便消失了。突然他不復感到別個生命，重又剩他一個了。他笑了一笑，他是這麼的疲倦，一定要睡了，他的眼睛自作主張閉了起來。他跑到大而闊的鄉下床鋪跟前，分開帳門上去安睡，將身軀包在一條陳舊的藍花被內，這是他在靠裏牆的那邊找到的。同時他睡熟了，安息在祖屋的深沉岑寂中。

等到王源醒來，天已是夜了。他坐在黑暗中，迅速地分開床帳，望房中看着，就是牆上這一小方的

微弱光線也消滅了，所存的只有無處不在的溫柔岑寂的黑暗。他重又躺下，好像他平生從沒這般休息過似的，因為他醒來還是獨個兒。就算沒有僕人站在他傍邊伺候他醒來，在他看來倒是有利的。在這時他不能想到任何東西，單就是這可愛的岑寂。這兒沒有一點聲音，沒有粗魯的睡熟了的守衛的鼾聲，沒有馬蹄踢着庭前階石的聲音，沒有突然從鞘中拉出刀來的聲音。這兒什麼也沒有，單是甜甜的岑寂。

可是突然間來了一陣聲音。在寂岑中王源聽見了一陣聲音，有人在中間行動和耳語的聲音。他在床上翻一個身，從帳中向着白木門望去。慢慢地門開了一點兒，又開了一點。他看見一陣蠟燭光，光線裏邊一個腦袋。這個腦袋重又縮轉去，然後又是一個腦袋塞進來，下邊還有許許多多的腦袋。於是王源在床上動了一下，床咯咯的一響，門立刻關了，迅速而又輕柔，一只手帶上了它，房間裏又是黑黑的了。

可是現在他不能睡了。他躺在床上，心中驚訝，他驚疑着莫非父親猜得了他的躲避地方，所以派人來找他。他一想那時，就自己發誓，決不起身。可是他也不能躺得安穩，這種驚奇太耐不住了。突然間他想到了他的馬，他還拴在稻場的柳樹上呢，又不曾吩咐老頭兒餵它，或是照顧它，也許還是等在那裏呢，他想着就站了起來，對於這些事他比人家要心曠得多。現在房中很冷，他緊緊的裹了羊皮袍子，找到了他的鞋子，穿上了腳，靠牆摸到門口，開了門，跑到外邊。

在這間明亮的中間他看見有二十來個老少不齊的田家人，他們一見了王源就站起身來，一個個的都向他注視，他愣視着他們，除掉這位老佃房以外，所見的臉沒有一張他認識的。隔不多時，一個年紀頂大的、穿着藍布衣服的田家，白頭髮照着鄉下的老式樣打了辮垂在背後，容色謙恭，向他鞠了個躬，向王源說道：「我們是村上的父老，到這兒來伺候你的。」

王源微微的彎了彎腰，吩咐大家坐下，自己也在空着的桌子旁邊大位子裏坐下，這是空着等候他

的。他等了一會，後來這個老頭兒問道，「令尊大人什麼時候來？」

王源簡單地答道：「他並不到這兒來。我爲了要獨居一些時間才來的。」

聽了他這句話，大家面如土色，面面相覷，老頭兒咳嗽一聲，重又開口，可以看出他是全體的發言人，「少爺，我們都是這兒村上的苦百姓，我們早已毀了。少爺，自從你的大伯父，他住到遙遠的海濱洋場上去後，花的錢比以前更多了，強迫我們付的租，遠非能力所及。我們還要付軍閥的錢，還要付強盜的買路錢，叫他們遠離我們，我們再沒有什麼活命的東西留下了。請你告訴我們你的價目，讓我們設法付給你，好叫你到別處去，免得我們擔心計。」

於是王源駭愣地周圍一看，他尖厲地說道，「我到我自己祖父的屋子裏來，聽見這一番話，倒真是怪事。我不要你們的錢。」隔了一會兒，看到他們忠實而惶惑的臉孔，他重又說道，「也好，最好將真情告訴你們，安安你們的心。南邊現在有了革命，它要到來反抗北邊的軍閥。而我，我父親的兒子，不能拔刃向他，也不能跟我同志一起。所以我才連日連夜逃了出來，帶了衛兵回家。我的父親見了我的制服就動了火，因之我們鬧了架。我想不妨在這兒躲一些時，免得我的隊長在盛怒之下，找出了我，將我暗殺，所以我到這兒來了。」

王源停住了話，望四圍的嚴肅的臉看着，他重又十分懇切地說話，因爲他現在熱望能够說服他們，對於他們的疑惑未免有點憤然，「並且我不但到這兒來躲藏。還因爲我對於田間的岑寂有極大的好感。我的父親想把我造成個軍閥，可是我憎恨流血憎恨屠殺憎恨槍炮的氣味和軍隊的吵鬧。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和父親跑到這所屋子跟前來，我看見一位太太和兩個奇怪的孩子在這兒，那時候我就羨慕他們了，所以當我在陸軍學校和同志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老想到這個地方，總有一天可以到這兒來。我也羨慕你們，你們在這兒村上成了你們的家。」

聽了他的話，這一些人又是面面相覷，誰也不能明瞭，或是相信有人會羨慕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自己想來，他們的生活太苦了。他們對於這位坐在那裏懇切而坦直地講話的青年只是更加充實其疑慮而已，因為他自己愛上一間土屋。他們很明白他的生活狀況，過着多麼奢侈的生活，他們知道他堂兄弟的生活怎樣，他的伯父的生活怎樣，在遙遠的都市中像一位王子，以及他們的地主王商人，由於暗暗的盤剝而增加其財富。他們全憎恨這兩個，同時也羨慕他們的財富，因此他們對於這位青年以嫉懼的眼光看着他，真心說一句話他們知道他在說謊，因為他們不能相信世界上有一個人捨棄大屋子而揀一所土屋的。

於是他們站起身來，王源也站了起來。他難以明白是否該如此，往常除了不多幾個地位較高者之外，他老不起身的，他不知道怎樣對待這班穿着釘補衣服和褪色棉袴的老百姓。可是他願意討他們歡喜，所以也站了起來，他們向他鞠了個躬，他說了一兩句客套，他們也回答了幾句，他們簡單的臉上消失了疑慮，跑出去了。

這兒單剩着老佃戶跟他的老婆，他們焦慮地向王源看着，終於老頭兒開口懇求了，他說道，「少爺，老實告訴我們你究竟爲了什麼才到這裏來，好叫我們先知道有什麼禍殃降臨。告訴我們你的父親有什麼作戰計畫，才派你出來偵探。救救我們老百姓，我們是聽命於神佛、軍閥、財主、官吏和一切諸如此類的有勢力惡人的！」

王源現在瞭解了他們的恐怖，就答道，「我說，我並非作偵探的！父親也沒有差遣我——我什麼都說過了，說的都是真話。」

老兩口仍然不能相信他。老頭兒歎了口氣，轉身跑開，老婆子站在可憐的沉默中，王源不知道跟他們怎麼才弄得明白，正要發火了，後來記起了他的馬，才問道：「我的馬怎樣了——我竟然忘